道德真經新註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道德真經新註
作者：李約　元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

道德真經新註序

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。人為萬物之主，故與天地為三才焉。老君在西周之日，故秉道德以救時俗。道者，清淨自然之道也。德者，以法久而失，修而得之謂之德也。故曰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，是謂域中四大焉。蓋王者，法地、法天、法道之三自然妙理，而理天下也。天下得之而安，故謂之德。凡言人屬者耳，故曰人法地地，法天天，法道道，法自然，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。其義云：法地地，如地之無私載。法天天，如天之無私覆。法道道，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。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之例也。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，謬妄相傳，凡二十家註義皆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即域中五大矣，與經文乖謬，而失教之意也。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、法道乎？又况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義理疏遠矣。源流既撓，支派遂昏，或宗之為神仙書，或語之以虛無學，論者非云先黃老而後六經，乃淺俗之談也，殊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。余少得旨要，故辯而釋之，蓋清心養氣，安家保國之術也。

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一

李約註

道經上

自然之性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。生久而凌替，修之令反自然，故曰道。凡三十七章。

道可道，可道者，非至道也。非常道。謂惟恍惟惚也。名可名，可名者，物之質也。非常名。謂曰大曰逝也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此上明道之精妙，趨於言說，離於名稱。道生天地之初未有人，未有人，即誰強名道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三才既具，品物流形，含育之義明，母子之名立，聖人自此而垂教。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儌。儌，邊也。人之大端不出於有欲與無欲也。故有欲者不遊乎道中，而忘懷者獨見夫精妙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在道則一，為物則二。同謂之玄。玄，黑也。夫五色置於晦冥之中，則無辨矣。能使異名為造一，可謂乎玄中玄。玄之又玄，愈玄愈不可測。眾妙之門。夫如是，方可達於萬化出入之所由。

天下有天下之主也。皆知美之為美，

斯惡已；若所美與眾同，豈非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若所善與眾異，則誠不善也。故有無之相生，對而生也。難易之相成，迭相成也。長短之相形，並可見也。高下之相傾，起交爭也。音聲之相和，不獨為也。前後之相隨。殊不定也。此皆效上之驗。是以聖人必不與前言同。處無為之事，置心於清靜中。行不言之教。正身以率下也。萬物作而不辭，不擾故不失業，謂自得故不謝。生而不有，使生成者，我之力也，我何有是力乎？為而不恃，得云為者，我之功也，我何恃此功矣。功成而不居。其不欲見賢也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無心而理，是謂不居，而功自成，是謂不去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夫能不尚己賢，孰與我爭？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若以不貪為寶，則下皆化之，又何人為盜也？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凡與我對者，無不忘之，則心必自靜。是以聖人具下句也。虛其心，外物不復入於內也。實其腹，元和不復出於外也。弱其志，專思柔也。強其骨。能保精也。常使人無知無欲，其理如此，故人化之，皆復於朴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令見反朴者而思齊焉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為不失於無為，則不患於不理。

道沖而用之，虛己以應物也。或不盈。故功德滿時也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淵然深靜，不可測知，故似為庶類之宗師。挫其銳，能抑進取。解其紛，善釋讎嫌。和其光，叅其明也。同其塵，入其暗也。湛兮似或存。用無不同，性無所雜。吾不知誰之子，但識其能，莫知其父。象帝之先。帝，生物之主也，群化皆處其後，唯道能居其先。象，似也。道性謙，故不言定，處其先而云似。

天地不仁，仁，恩也。夫恩生乎心，天地無心，焉得恩？以萬物為芻狗；芻，草也。夫

報起乎情，芻狗無情，焉得報？聖人不仁，聖人法天地之無心，但虛懷而在土，則何仁之有乎？以百姓為芻狗。百姓象芻狗之無情，遂忘帝力於其下耳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。橐無底，曰橐鑪錘之，家用鼓風。籥，笛之類，伶倫之人吹之以為之樂。二者皆虛中無情，所以應求不倦。天地如之，所以不仁也。虛而不屈，屈，窮也。虛故不窮也。動而愈出。故愈動而愈應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有心而言，則有時而竭；虛中而應，則無日而窮。

谷神不死，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，不知答聲者誰哉？既不知而不測，謂之神乎神答，長在不死，何也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，如神不離身而長存也。是謂玄牝。玄者，幽暗也。牝，女子也。女子處幽閨之中，是謂玄牝。此玄牝性柔而靜，不以外傷內，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也。又玄鼻牝口也，空虛吐納元氣，為陰陽之根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行如玄牝，可謂得道之門。既得道矣，則道為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，道體微妙，綿綿似不能自持，要今古常在。用之不勤。雖微妙，若其應用也，未嘗辭倦。人能得之，則性全神王，致無期之壽。又言吐納之道也。

天長地久。今市未始無之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所以長生，以其不營養其生而得之。是以聖人是能法天地者。後其身而身先，所以先於人者，由善退而致也。外其身而身存。所以不殆者，為能自薄也。非以其無私，故能成其私。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，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。

上善若水。至善人如水性。水善利萬物，物莫不蒙其潤。而不爭，善委順也。處眾人之所惡，夫下流者，天下之惡歸焉，人皆避之，水獨處之。故幾於道。幾，近也。居善地，靜居則善於地。心善淵，澄心則善於淵。與善仁，施與則善於仁。言善信，赴言則善於信。政善治，為政則善於理。事善能，行事則善於能。動善時。運動則善於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尤，過也，水性若此，善人如之，是以處無過之地也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持滿者鮮能不傾，未若止而居中。已，止也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磨而至銳，保其不折，未之前聞。揣，磨也。銳，薄也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賈害者寶，積必殺身，孰云能守？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位高而倨患自掇也，豈得尤人。功成，事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夫為功而功成，圖事而事遂，則當退身不處亢極，是合天道虧盈也。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人之生也，必載魂，魂是陽神，陽神欲人生。魄是陰鬼，陰鬼

欲

人死。故老子教人營衛之法，不使妄出構禍也。營衛之法，無過抱一。一，專一也，抱專一之心，魄故無由離身，合於前境也。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能專養和氣，至四體之柔弱似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玄覽，心也。心靈通，雖幽遠，亦能覽而知之。人皆多欲，役之無度，遂生瑕穢，不能照燭，故令以道洗滌，除其塵累也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夫身修者，未聞其國不理也。民者，國之本也。無為者，理之要也。若得理之要。以臨其國，是謂愛民而理國也。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天輔有德，而愛民之君守雌用靜，動不離道，故天門長開，授其福祚，不者闔矣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有至德如日，無所不燭，能令群下不知之乎？生而不有，有則下知也。為而不恃，恃則非聖人也。長而不宰，物不知謝生之所也。是謂玄德。冥運之至。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厥初為車，則以椎為輪，不三十輻則不可以轉行也。車之利用，當廂中之無也。因其用無，以成運動。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古者為器，則合土而陶之，甌盎成焉，故有器之用，亦藉中無也。因其用無，節其飲食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當營窟之時，則斬陵阜而為室，鑿戶以出入，開牖以通明，人得居中，中無故也。因其用無，警其凝滯。故有之以為利，有形之物，資空無以為利。無之以為用。虛無之道，託器質而昭用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久而視之，則熒然無見，故若盲。五音令人耳聾，聽之移時，則昏然無聞，故若聾。五味令人口爽，咀之不輟，則差然無別，故若爽。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奔逐狐兔，困不暇息，故若心之發狂也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沒命求於重寶，無因進德，故行妨。是以聖人引聖人之行以抑上五者。上五者，世人皆矻矻營逐，曾不知退，故以為腹之義以示之。為腹不為目，目無厭，聖人不為。腹知足，聖人為之。故去彼取此。去目目視外，故云彼。取腹腹實內，故云此。

寵辱若驚，驚辱與寵，同則無辱矣。貴大患若身。貴身與患，一則無患矣。何謂寵辱？尊榮曰寵，貶責曰辱。寵為下，辱因寵生，故辱為上，如汲黯積薪之義。得之若驚，恐辱將至。失之若驚，能思過也。是謂寵辱若驚。可為寵驚之相似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貴厚其身，則觸途憂患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及不私其身，忘其形，遂失患之所在。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以寄天下；貴身之人，為君必求美服厚味，則必竭生人之資，人孰不怨？共以天下寄之，非久長也。故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以託天下。驚寵之人為天下主，既愛其身，則必防其辱，不擾於人，人無不親附，共以天

下託之。託之者，是抑與之也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。目可以觀色，不可睹道，而視之者徒得其夷。夷，平也，為漠漠然無異見。聽之不聞名曰希。耳可以聞聲，不可以聆道，而聽之者但得其希。希，無也，亦少也，或終身不得，或亦得之。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手可以執質，不可以執道，而搏之者只得其微。微，妙也，彷佛似有追之又失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以上三者將窮於道，竟無所得，不若混而為一也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凡物皆上明而下暗，唯道高而無上，故不皦，卑而無下，故不昧。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繩繩者，長遠不絕也。及責其實而欲名之，則復歸於無物也。是謂無狀之狀，既不可名，信無狀矣，而云之狀，其故何哉？明道雖非其狀，誠能生於眾狀，故云之狀也。無物之象。豈如物之形象，可得而見。是謂惚恍。恍，有也。惚，無也。謂有不可，謂無不可，故以惚恍名之。迎之不見其首，無來時也。隨之不見其後。無去日也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雖非視聽可得，又非尋摘所知，自古有之，謂之曰道。今欲執守，未聞其方。方在虛心，心誠能虛，道將自至，然後執之以御群有，無不致理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道為大古之始，人能知而復行，是謂得理化之綱紀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說古昔之時，有善以道為士者。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獨究至道，盡其微妙，墻仞高深，不可窺測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道在於心，不形於色，故人不可得識。將欲化導，故強為容。容以悟物也。豫若冬涉川，方冬之時，堅冰必至，而涉川者固無慮於墊溺，所以悅豫。猶若畏四鄰，雖處欲不染，如涉冬川，猶懼迹生切。自韜晦如逃難者，恐四鄰知之。儼若客，其無為也，如客之儼然也。渙若冰之將釋，復不凝滯，如沐之浮也。敦兮其若樸，又恐流而不反，將思復於本者。曠兮其若谷如谷虛容。渾兮其若濁。不獨清也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唯善士也。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？不安於安，次來次滅，善士之道也。歸此道者，不欲盈。盈則失之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唯不盈者，故能弊其所新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篤，厚也。將欲求道集於身者，必須先致其虛。令虛至極，則道必自至於身中矣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恐人未信守靜是得道之由，故以此喻明之。萬物動作，吾觀其搖落之後，生氣無不歸於靜中也。夫物芸芸，皆復各歸其根。夫物芸芸，茂盛至秋。秋冬之交，生性未有不歸於根者，為根靜故也。歸根曰靜，若動則不能更生也。靜曰復命。萬物至十月，其氣皆歸於根。冬至後，乃一陽生，方萌芽動也。周而復始，此自然之本也。復命曰常，常生之道。知常曰明。明故知也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若昧於知常，則所動皆妄，必不能與吉會也。知常容，心虛則知常，故能容眾也。容乃公，

無所不容，為無私也。公乃王，無私者，物皆歸附也。王乃天，王道無偏，如天之覆。天乃道，其功莫大，又能忘之。道乃久，忘公之主，福祚敢忌。沒身不殆。愛及甘棠，洗其人乎？言至人立功，立事，立言，立法，萬古不朽，身謝而神存也。

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

李約註

道經下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遠古之君，民下知有之爾，未嘗聞其令也。其次，親之譽之；蒙德故親之，沐仁故譽之。其次，畏之侮之。直者畏之，姦者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初以偽誘之，是信不足也。後以誠示之，人亦不之信。猶其貴言。不知貴言賤信，已至斯弊，猶貴其言，則淳和之風不可至也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由無教令，是有此俗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大道非欲避仁義而廢之，而仁義立，故大道不得不廢，由時捨本崇末也。智慧出，有大偽；智慧出，非欲興大偽，而大偽不得不興，為憑迹而生也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父慈子孝之日，豈有曾參之名？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君賢臣良之時，焉有比干之節？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聖棄智，則無法令。無法令，則民不憂其抵犯。民不憂其抵犯，則恣而為生，與其名韓之時，而計其利不啻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膻行之仁義，則天下不奉不及之法，皆復於自然孝慈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絕越常之巧，則其利均。其利均，則民各足。民各足，則誰為盜賊？此三者，以為文未足，故令有所屬。屬，繼也。三者足以教君，夫足以教民，故更繼四句。見素去染也。抱樸，守本也。少私忘己也。寡欲。喪偶也。

絕學無憂。若為人間之學，舉措皆有悔悋，故憂之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唯阿同出於口，便有喜怒之變。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善惡同生於心，豈有胡越之遠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人之所畏者，當須畏之，若不畏則禍患立至。荒兮其未央哉。世人之學，學皆如此，則自然之性，日向荒涼，未有休止之勢也。眾人熙熙，殉欲之貌。如享太牢，貪可知也。如登春臺。增淫志也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老子云：我於人間之學絕來已久，今縱見之，情實怕然，未有兆朕，似嬰兒之未孩者，未識人之意也。乘

乘兮，若無所歸。乘乘者，乘其所乘也。聖人無心，所遇便乘之而往，安知彼之與此，而謂之歸。眾人皆有餘，於俗學皆似有餘力。我獨若遺。唯我於俗學，則似神不足而遺忘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非也。純純兮。素朴未散，故耳。俗人察察，騁嚴朋也。我獨悶悶；似無能也。俗人昭昭，矜有知也。我獨若昏。若藏端也。忽若海，寂兮似獨所止。如虛舟之泛泛兮，在巨海之中未嘗有所止泊者也。眾人皆有以，是故不閑。我獨頑似鄙。我獨不知有人間之事，其庸頑也如邊鄙之民。我獨異於人，形同人群，心游物表。而貴求食於母。母，道也。食飼也。我所以獨異於人者，為求飼於道也。道亦以我能絕俗學，故常以元和妙氣而飼之。

孔德之容，唯道之從。孔，甚也。容，受也。從，順也。其有德之人，其心清虛，唯容受至道，從順而行之。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道之為物，雖恍惚無常，然惡煩雜而託清虛也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惚，無也。恍，有也。其中者，其中心也。象，罔象也。若其心中從惚兮無物，而為恍兮有欲，則其道化為罔象也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若其心中從恍兮有欲，而能為惚兮無欲，則其道復化為妙物，湛然居於心中也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窈，深也。冥，暗也。精，道之妙也。言道以精妙之氣，出入於萬物之中，莫見其

朕，唯虛心者能得之。其精甚真，得不假之精，遂成真人也。其中有信。誠能虛心，則精應不失也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古猶今也，今人虛感應其不失，因知古之感者其應亦然也。以閱眾甫。閱，尋閱也。甫，始也，。尋閱古始，得道者眾矣，一一皆以無欲而得之矣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？以此。老子曰：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？以其上事而知之矣。

曲則全，無所不順，孰為我害？枉則直，屈如不言，終必自申。窪則盈，唯下下者，天下歸心。弊則新，不重所得，方能進修。少則得，不分其志。多則惑。好殉群方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唯守道而已，天下不敢違。不自見，故明；晦己能，能必昭也。不自是，故彰；亡己是，是必著矣。不自矜，故長；以短自與，而長反歸。不自伐，故有功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夫唯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其行如前，則無不伏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但行之當，自見其效。

希言自然。慎言者，不唯寡尤，亦乃合自然之道也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此二者傷物太甚，故不可久為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天地有形之至大者，為暴風疾雨損於物，猶不敢久為，而瓦至細之人而欲多言傷自然之氣乎？故從事

於道者，希言者，其人也。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各以其類會也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同類相遇，皆相得也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不信希言合道，而以多言獲戾，則悔而求之，雖發丹誠，而從事於道之人，亦不足信也。

跂者不立，跂踵之浪，不堪持久。跨者不行。跨闊其足，安能致遠？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由跂者跨者生自見等行，是皆妄作，且越天真，有一於身，則為人倫之棄物，況兼之乎？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其可惡也，如食之殘，如形之剩肉也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凡庸之物，猶或致嫌，則有道之人固不留意於此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元氣圓凝之時，未有天地也。寂兮寥兮，至虛至靜。獨立而不改，不與物群，復不隨物化也。周行而不殆，備行萬物之中，又無時而危也。可以為天下母。為能生育。吾不知其名，無得而稱。強字之曰道，字以表德，為有生天生地之德，故字道以表之。強名之曰大。名以召實，為其無所不包，故名曰大。以示於人人欲修之，當有所謂矣。大曰逝，已不在大。逝日遠，又逝處復失也。遠曰返。遠追之不獲，俄然返於虛心也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王雖不得比於三大，其為大也亦次之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道已下三大，皆自道而生。王已上三大，皆令王法則。人法地地，地體靜載而生物，法之者令與地同，同地故云地地也。法天天，天德廣覆而無私，法之者令與天同，同天故云天天也。法道道，道性忘功，法之者令與道同，同道故云道道也。法自然。人能法三者，皆與為一，始可稱王爾，則為萬人之中一人爾。言地天道三者，皆有自然妙理，王者當法之爾。自然理者，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。

重為輕根，萬物莫不由根而生者，為根重也。靜為躁君。故兆民未有不受制於君者，為君靜也。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。君子欲有所詣，必先備其輜重，用防寒暑飢乏之患。

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超然者，超脫之貌也。榮觀，春臺也，燕燕爾也，治容之所也，此皆守重靜者之能超脫者也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物之與人皆守重靜，如何天下之主不重其身，輕其出入也。輕則失臣，輕其舉措則難服事，故失臣心。躁則失君。躁其情性，不自安靜，則失其君位。

善行無轍迹，行道無迹。善言無瑕謫，言道無謫。善計不用籌算，守清靜，不假籌算。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閉七竅諸門，群魔不能入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清五臟諸神，

外物不能誘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潛行如上之善，道被草木，而而况人乎？。是謂襲明。內行而外不見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善人能以善與人也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資，給也。不善人是善人可資之物者也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皆至於道，遂相忘也。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忘師資，俗以為迷，道以為妙也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有雄武之材而不用，能雌伏以為心，則為眾所歸，如天下深谿也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謙德不離其身，則如谿為百川所湊。復歸於嬰兒。和氣充具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式者，法也。韜白如黑，則天下之人，罔敢不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抱此晦用之德，於身常無差失。復歸於無極。其德若此，故福壽不可量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以榮如辱，則其量如谷，無所不容納也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量無不容，德無不備，復歸於樸。樸，器之本也，德備則能返本。本，道也。樸散則為器，器周於用者，道散則眾器成焉。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聖人用道，居群材之上，理化其不明道者。故大制不割。懷至道，故能制服生靈，當以無為守之，非加刑法也。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取天下之歡心。吾見其不得已。以有為取之，我見此必不得已。已，語助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神器者，人也。身中居神，所以謂之神器。人性惡擾，有為則擾人，故知不可以取天下。為者敗之，為之則民散也。執者失之。不信厚言，固守本意，則必失帝業。故物或行或隨，若行有為於前，必敗失隨其後。或呴或吹，仁德曰陶，嚴刑曰吹。或強或羸，民安則強，民散則羸。或載或隳。撫之則載，虐之則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有為之驗若此之甚，為天下者惡得不去之哉？以聖人之為理，則就其中去甚者、奢者與泰者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古善為相者，安民強國，則以道不以兵。其事好還。剋敵之師，師踵未還，已為所報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妨耕耨，故荊棘是生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戰伐之後，殺氣猶凝，沖和未行，不產嘉穀也。故善之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佐君合以道，不合以兵。必不得已，則擇其善將者，則必果敢不以好勝為心也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若使善者將甲討難，必定不矜、不伐、不驕，何謂也？為果以謙，不果以強，強則違道。物壯財老，是謂不道。物至壯則老，兵至於強未必不敗，皆為不合道也。不道早已。知不合道，能早止者，善矣。已，止也。

夫隹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隹，好也。兵，五兵也。兵為害器，隹好非善。物或惡之，故有

道者不處。物皆好生惡死，有好兵之國，凡物尚惡之，況有道之士，焉肯居其國也？君子居則貴

左，君子體仁以長人，居必貴於發生之位也。用兵則貴右。主兵者，以殺為志，故用必貴於搖落之方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君子器以文德，不以干戈。不得已而用之，非其器而用之，蓋不得已也。恬淡為上。所用之以止寇，殊不得其滋味。勝而不美，以恬淡為上，故以勝為不美。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樂，愛也。若以勝為美，則是愛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人咸惡死，孰肯景附？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各從其類。偏將軍處左，雖為主殺之官，而無主殺之權。上將軍處右，專於征伐。言以喪禮處之。依置柩之所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君子為將，則曰：我實無德，民有何辜，一朝殺傷，殆至於死。故興言而涕從也。戰勝以喪禮處之。使居其位，不必衣其服，一則順其殺氣，二則抑用兵者之心也。

道常無名，今謂之道，是強名也。樸雖小，所以視之不見。天下不敢臣。懷其道，尚為王者師，況敢以道為臣妾者乎？侯王若能守，天下將自賓。賓，服也，守道不忘則無遠不服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天地交泰，能降甘露，以旌侯王能守道也。人莫之令而自均。王道無偏，故德澤平施，豈待命令。始制有名，道至於此，始可制服有名之物。有名之物，即山川可祭之神，林泉可徵之士。名亦既有。如此，有名之物有封禪而必從伏林泉，而盡出朝見也。夫亦將知止，夫此輩亦將知安於所止。知止所以不殆。殆，危也。有名之物依於有道之君，而安於樂土，況百姓乎？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有道之主在於天下君臣道合，上恩下流，下情上達，如川谷之與江海通流也。

知人者智，智者不惑，故知人也。自知者明。明者見於未萌，故不履於非道。勝人者有力，人所以勝人者，非有勢力，即有膂力。自勝者強。能自修德以服人，殊強於有力者。知足者富，若足於一瓢，則富於萬國。強行者有志。行事始終如一，是有志節矣。不失其所者久人而無常，必不能久行其道。死而不亡者壽。人能行道以利天下，所垂法則制度皆生於神識機智，一成之後，萬古傳之，是身死形謝而神長存，故曰壽也。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大道泛泛兮，不擊於一方，而云可左可右者，略舉兩端，明備萬物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生育之功成，亦不名我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。主則非忘功也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世人之無欲者，赤子也。而道於物無欲，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？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萬物悉歸於道，道又不與為主，可是傲然為大，不顧於物者耶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聖人法道，法於為小，不法於為大者，恐失謙也。故能成

其大。本無為大之心，翻成遠大之業。

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大象，道也。未有一物不因道而為形象，若執此道以臨天下，民無不歸往也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既歸之，當安之。非清平之中，泰然舒息不可也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樂，音樂也。餌，飲食也。夫音樂飲食，人之所欲，豈有過之而不留止者乎？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過客所以留止者，以其有閱目實腹之物也。此大象之道，將出於口，以告於人，則淡之其無可味，如何使人慕之？且人性惡多事，好無為，道性無為，故人欲之矣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既，盡也。雖視聽不足得其形聲，必能用之，亦無窮盡。

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，將欲

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此四者，兆之初起，可謂之微，便能固其源而絕之萌也。柔弱勝剛強，夫禍之始生柔弱也，終至茂盛剛強也。將欲除之於柔弱之時，則全勝於剛強之日。魚不可脫於淵，魚若脫手而入於淵，則不可得而制也。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利器者，機事也。凡事機微之時，則能制之，不使至其強大，此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，必不得示諸小人。若機落小人之手，則何異夫魚之入淵乎？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，為而無心，故能無所不為也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不失無為，則無不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者，無為之本也。夫無為也，則無跡，當何名之？君執此以鎮人，人孰敢妄動者也？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兼忘守道之心，乃合自然之素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夫有心於靜者，則無時而靜也。今放之於自得，我無一物於胸中，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。

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

李約註

德經上（凡四十一章）

上德不德，人不見其迹，則謂之不德。是以有德；物不改其樸，然後知有德。下德不失德，慕前王之美，恭守而不墜。是以無德。物性稍移，是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不為而得。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為而得也。上仁為之始化道而為仁也。而無以為，雖為

之而無心。上義為之始化道而為義。而有以為。專於制斷。上禮為之始化道而為禮。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贈答失所，故有斯怒。故失道而後德，上德合道，故云失道。下德次之，此所以有德、有仁、有義、有禮。既失上德，則下德為繼之。失德而後仁，下德有失、仁教嗣興。失仁而後義，仁教又替，義方遂行。失義而後禮。是非合宜，已謝於時，拜跪玉帛；將盛於世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亂者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，子不子也。忠信者，道德也。若以禮比於道德，誠為衰薄。用救於亂，則捨禮何從。前識者，是先識禮人也。道之華禮可以悅人之目，是謂道花也。古花字，今華字是也。而愚之始。適可為愚者，檢逸之初也。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，丈夫雄者也。丈夫之雄性，必方直不徇浮俗，故《昌言》云：若大丈夫，則必行道德，不敦末禮也。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必致身於道德，不置身於衰薄。居其實不居其華，實如草木之實，能實人之腹，故居之。花如草木之華，徒閱人之目，故不居也。故去彼取此。去花而取實。

昔之得一者，在下文也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谷得一以盈，神得一以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自天地已降至于侯王，所以能清等，皆得道之一，故令侯王正身以正於人，故云天下貞。貞，正也。其致之，既知得道，其致之如是，豈得失之哉？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。靈，顛覆也。若得之而不守，故其患若此也。故貴以賤為本，王貴也，民賤也，王以民為本，故有民則有王也。高以下為基。九仞之山，一簣之基，若為基不固，山必頹矣。將存其貴，不安於民，則民散而王蹙矣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耶？非乎？孤，子無父也。寡，婦無夫也。不穀，生無養也。此三者，人之所惡，而侯王稱之，豈非以賤為本耶？非乎者，言正是以賤為本也。故致數輿無輿，就輿數之，但得輪轅等眾材也。則就王數之，但得卿士等兆民也。若散眾材，則無成輿之日；不安兆民，焉有為王之時？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碌碌，貴貌也。落落，賤貌也。玉雖貴，因石而生；王雖尊，因民而有。以此不欲如玉，欲如石者，敦本故也。

反者道之動，道體寂今也，動反也，所以反者為物性之有剛也，故設權剛以待之，亦冀反其寂也。弱者道之用。柔弱者，道之常用。物皆知之，今再明者？恐因權剛之義，便謂道用合然矣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萬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。有生於無。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。道，無也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聞之而悟，遂勤行而反本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聞之而疑，猶可教也，使知道也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聞之而惑，故大笑，則不可使白方也。不笑不

足以為道。道為下士入耳之音，則不足為貴。建言有之：建，立也。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。明道若昧，行昭而用晦也。進道若退，內勤而外怠也。夷道若顏，類，絲之不勻者。履平而若險。上德若谷，無心而善應也。大白若辱，性潔而迹污也。廣德若不足，道不形於色也。建德若偷，才不露於外也。質真若渝，至絕反如濫也。大方無隅，無岸谷可見也。大器晚成，不日求以得也。大音希聲，希，無也。無聲樂也。大象無形，無狀之狀。道隱無名。自建言已下，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，故上士洞悟而勤行，中士疑而進退，下士惑而大笑，識此之由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道不以三士不同，亦均貸和氣，皆使生成。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，而疑笑者並乾沒於元氣也。

道生一，謂應感而生一氣也。一生二，一始生陰氣，二始生陽氣也。二生三，三者，陰陽相感通而生和氣也。三生萬物。和氣聚而生萬物也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凡物皮質外周曰負陰。皮質，陰氣為也。骨髓內充曰抱陽。骨體，陽氣為也。道氣柔弱，貫通其間而和之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王公之和氣柔弱，為萬物本，故能以不祥為稱，是以為天下君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稱不祥，誠自損也，物無不賓，非益而何？或益之而損。恃貴者，己自益也，民皆離心，非損何也？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人欲立教教人者，亦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，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之城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君強暴則失臣不之心，覆亡無日。人強梁則為眾所加，顛躓可待。吾將以為教父。父，人之先也。吾以柔弱之義為眾教之先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夫和氣者，天下至柔之物也。若人馳騁之，則化為天下至堅之物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將欲復和氣而為至柔者，但能無有馳騁之志，明和氣自入於無間之心，化為至柔之物也。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老子云；我見無為馳騁者，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，柔弱而長生也，所以知無為有益於人也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不言於人，無為於己，其為益也，天下罕能及此。

名與身孰親？名可捨，身不可捨，則何者疏也？身與貨孰多？貨失而可求，身亡而難得，則何者少也？得與亡孰病？得則亡身，亡則全真，則何者為利？故甚愛必大費，欲過於分，所損亦重。多藏必厚亡。積而不散，十九而死。知足不辱，足於心則常榮。知止不殆，止於分則常安。可以長久。必無中道而夭。

大成若缺，德全者，故貌如不足也。其用不弊。其應物也，無所不能也。大盈若沖，內實者，故外如虛也。其用不窮。至於濟眾未嘗竭也。大直若屈，含垢而不申也。大巧若拙，不矜其能。大辯若訥。似不能言。躁勝寒，物極則反，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。

靜勝熱，否極則泰，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。清靜為天下正。正者，躁靜之中，則二月八月也。故大成以下至于大辯，皆適躁靜之中，得天下之正者也。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有道之主嗣庸君之後，則必撥亂反正，偃武修文，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，今我不用，卻使還家糞理農業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，恃以府藏充實，遂好攻戰，侵人土地，所以士不解鞍，長在境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於求物之中，尚有其數。禍莫大於不知足，經於目者，輒無所捨。咎莫甚於欲得。見與不見，咸欲求之，則天下之物靡有子遺，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。故知足之足，知止於足，則土階茅茨，未為不足。常足矣。不踰於分，貴安人，此有道之君也。

不出戶，以知天下；以身度之，天下可知。不窺牖，以見天道。法天而行，不必窺牖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不知民安在於無事，反為事以安之，則事出彌遠，而民安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知民安由己已，但無事則民安矣，不必行於天下也。不見而名，守道在位，則太階自平，豈待窺牖見而明之？不為而成。成此至理，由乎不為也。向若為之，則無因及此也。

為學日益，為學者日益聞見也。為道日損。為道者日損云為也。損之又損，一損尚淺，再損方深。以至於無為。損至於無損，乃遊乎環中。無為而無不為。功成不宰，是無為。生成萬有，是無不為也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無事，無為不順人之事，　言與眾同好惡，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，人煩則離散，安可以取天下也？

聖人無常心，如虛舟之泛然也。以百姓心為心。百姓所樂者，君為成之。善者吾善之，不違其性。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聖人自善身，而惡者自化之為善矣，終不役物以從己也。信者吾信之，不奪其志。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自推誠於天下，而人自化之為信，非制之使為也。聖人在天下，惵惵焉，聖人在天下常惵惵焉軫慮，慮一物之不安也。為天下渾其心。天下之民欲乎無事，故吾渾心同民之欲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百姓皆傾注耳目，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。聖人皆孩之。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，寧忍以事擾之。

出生入死，邪妄出於心則生，入則死。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內五藏，外八使，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漏，內外都十三之徒侶也。八使馳於外，五藏納於內，共陷人以至死。若以無事，各清其司，則致人以全生也。又云：五藏、五形、三田為十三，頭及四肢為

五形。三田，《黃庭經》云：上丹田腦也，中丹田心脾之間，下丹田腎中氣海也。人之生動之死地，十有三。人之求生誙誙然，咸投足於死地者，亦由十三誘之。夫何故？問往死地之由。以其生生之厚。對曰蓋緣過求世物，充養太豐，是使十三之徒殺人得便也。蓋聞善攝生者，攝，養也。善養生者，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，放此一身於忘形之地。陸行不遇兕虎，兕虎皆猛獸，能以爪角傷人，我無害物之心，故不值此類。入軍不被甲兵，兵能殘人，甲可禦害，我無鬥志，故不假帶此器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若專以害物為心，則雖蜂蠆至微，不能不以毒中人也，而況虎兕等乎？苟無傷物之志，雖被猛獸利兵，又何以加我乎？又云：兕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，言清靜無為則禍患無因而入，疾病無由而生也。夫何故？問免死之由。以其無死地。十三之徒為清靜所排，不令引五賊三尸入於心地，則無死地可入也。若失清靜於毫釐，則五賊三尸間隙而進，得措其角爪刃矣。

道生之，始貸氣也。德畜之，遂含育也。物形之，質方具也。勢成之，四時更生，物遂化就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物雖至愚，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貴之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世人之尊貴者，為受帝王錫命也。而道德不假於此，自有生成之功，故為物所尊貴也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有如此力，故不假爵命也。生而不有，有則收其仁也。為而不恃恃則居其功也。是謂玄德。可謂陰德。

天下有始，始，本也，萬物資之所以生。以為天下母。母，養也，萬物由之所以成。既知其母，又知其子；以知道之母，物為之子明矣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既知子由生，則知守母以存其子。沒身不殆。道既扶之，何危之有？塞其兌；緘無默之目也。閉其門，杜多言之口也。終身不勤。遂形逸而神王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民之於欲也甚勤，以道防間，猶恐其逸，況開濟者乎？終身不救。禍已成矣，不可匡救。見小曰明，造形則悟。守柔曰強積弱所致也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觀守母存子之法，得法則收視而守中。見小守柔，是其法也。無遺身殃，能不以禍自償。是謂襲常。可謂潛至長生之道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介，孤介也。疾時不行正道之道，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，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。唯施是畏。唯，獨也。獨施正直，是畏眾邪？大道甚夷，實君臣之坦途也。而人好徑。以時人好邪道，我權輕不能制。朝甚除，盛修飾也。田甚蕪，奪民時也。倉甚虛，民乏食也。服文綵，君財豐也。帶利劍，好戎裝也。默飲食，祆珍羞也。財貨有餘，厚歛得也。是謂盜誇，不義而得，非盜而何，曾無作色，乃更誇示。非道也哉。也哉者，歎辭也。盜已非道，況更矜誇？誠如斯人，實堪興歎。

善建者不拔，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，以德者則身不危而國不拔。拔，傾拔也。善抱者不脫，脫，失也。夫建國者抱民，立身者抱神，若皆以德，則無脫失也。子孫祭祀不輟。輟，止也。善以德建國抱民者，則子孫繁昌，世世祭祀不輟止時也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以德修身，諸偽咸盡。修之於家，其德乃有餘；以德修家，慶流後嗣。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以德修鄉，日益遠大。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；以德修國，君民充實。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以德修於天下，則比屋可封，化被異域，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但對觀之，則興亡可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以上事所以知之也。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夫懷德深者，性之與狀並如赤子。赤子以其始生，其色赤，故因而名之。毒蟲不螫，毒蟲者，蜂薑也，以尾端肆毒曰螫。猛獸不據，猛獸，虎豹也，以爪擊按曰據。玃鳥不搏。玃鳥，雕鶚也，以羽距擊觸曰搏。含德之士，盡喪諸偶全其神，故得三者常避之。又云：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，言含德如赤子，則貪邪毒害無由干身也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喜怒而權握至堅者，性專也。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，精之至。豈識男女之會而陰常勁者，精全也。終日號而隘不嗄，和之至。雖啼之竟日而聲不斯者，和之極也。知和曰常，赤子有此三能者，以和之至也。而含德之士知之，故常存。知常曰明。能知常存可謂明矣。益生曰祥，於自然之分，加之毫芒，則化凶為祥也。心使氣曰強。和氣至柔而為強者，由心發怒使之然也。物壯則老，壯固老之階也。是謂不道，既不能自老反少，則必無全和之道。不道早已。令止而不為也。

知者不言，忘言者，知之盛也。言者不。未知，故滯言也。塞其兌，不要目視。閉其門，不假口說。挫其銳，摧其志也。解其紛，虛其心也。和其光，時明則明。同其塵，時暗則暗。是謂玄同。無所不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仁不見也。不可得而疏；迹無污也。不可得而利，善外物也。不可得而害；不貪餌也。不可得而賤。抱道德也。故為天下貴。為人至此，始可為天下至道。

以政治國，用教令者。以奇用兵，尚詐計也。以無事取天下。獨無事者取天下人心，順而為帝王，與夫二子之為理，豈同日而論哉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？以此。我何以知以政與以奇不足以取天下，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為之主，以下文知也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此說以政之君也，禁令繁密，民皆慮其抵犯，不敢云為，日至貧也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民皆畏死，因須挾藏弓矢以衛其生，故國家日益昏亂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此說以奇之君也，志在用兵，篤好奇詐，兼崇攻守之具，則民莫不役智詐淫奇之物也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法物者，則巧極人之所作之物也。所作之物出於常情，獨

懸善份，是以多有竊其法式，盜其財物，由按物滋彰之過也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但拱默而已，而民皆化之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但以靜自持，而民皆化，不為邪也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但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當自富矣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我但無欲，而民自崇本也。

其政悶悶，君不生事以擾民，似悶悶然無所能為。其民淳淳；民安於清靜之中，故日益於敦厚也。其政察察，君政嚴而民無所措其手足。其民缺缺。動則觸綱，故畏而避之，由是日益凋殘。禍兮福之所倚，倚，因也。聰明之君省己修德，從凋殘之中一變為淳和也。福兮禍之所伏。伏，藏也。庸昏之主以淳和為己德，遂虐法，從淳和之中復化為凋殘也。孰知其極？如糺纏也。其無正耶？禍福倚伏，豈無正耶？必有正耳，正在有道之君也。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以正為詐，以善為妄，此迷惑之人常情也。人為此迷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久矣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自正而不惡物邪。直而不肆，不引之使人見。光而不耀，葆之而不炫也。廉而不穢。不以己潔而嫌物污。

治人事天，莫如嗇。嗇，儉也。治人得人心，事天合天道，無如節儉。夫唯嗇，是謂早服。夫獨能行儉德者，則民無不早賓服也。早服謂之重積德，儉德為一，早服為二，自一至二謂之重積。重積德則無不克。克，能也。積德則無不能也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無所不能，則不可量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德不可量，然後能為有土之君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母，養也。有國有民，以道養之，則社稷福祚，可以久長矣。是謂深根固帶、長生久視之道。如藝樹，根探則蒂固，雖有大風，亦不能拔其本，落其花實也。積德之言，其厚國也亦如是矣。凡言長生久視，言聖人立法於不朽，以濟活天下無窮之利，非存有礙之形也。

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

李約註

德經下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若烹小鮮者，使其自熟則全，攪之爛矣。善理民者，使其自得則安，擾之亂矣。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道化所被，民無災害，故其鬼如無神也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鬼實有神，神不損物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聖人愛民如赤

子，鬼亦助福之。夫兩不相傷，幽明各得其所。故德交歸焉。君不乏神之祀，鬼能致福於君，故云其德交歸也。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大而用謙，孰敢不伏，故交相歸附。天下之交牝，常以靜勝牡，天下之人所以交歸者，以其能處下流也。如牝勝牡，蓋以靜下言，未有不牡求牝者也。以靜為下。故為牡動所求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大能為下，則小自歸誠也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小能為下，則大以禮遇也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皆有所以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所為下者，不過欲兼畜小國，使為附庸，益其土宇者也。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所以下，意在入事大國，欲使他邦不敢興伐也。兩者各得其所欲，皆遂其志。故大者宜為下。偏戒大者，恐恃強不為謙也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道於萬物之中最深最奧，能與庶品為根本也。善人之寶，善人之道，修身可以長生，故用為寶。不善人之所保。不善人者，是下士也，下士曾無向道之心，及有禍難，則以為保冀其庇護也。美言可以市，交易之中，能甘辭者，出則易集，求則易得。尊行可以加人。行高者，始可以教加於人也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人無不善，但化之不至也。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天子，萬民之主也。欲以其道付之，令化不善之人，又恐忽其道，更置三公以佐之。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三公有大璧先良馬而進之，亦忠臣之分，然不如坐進此深奧之道於君，以集雍熙之化。古之所以貴此者何？欲發明道妙，故設此問。不日求以得，對曰：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，當須綿歷年代，積功累行而後致之。有罪以免耶？行成道備之人，縱有逆鱗忤旨之罪，亦免誅免責。免耶者，歎美之辭。故為天下貴。以此古今共貴之。

為無為，為生於心，為則心亂。事無事，事出乎志，有事則志昏。味無味。嘗味者，口嗜之則口爽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德是上三無也，人能行此三德，則心必虛明，虛明則能見怨之初起，起於小小而能絕之，則無大矣，起於少少而能除之，則無多矣，如此報之，則何怨之有？怨是亂昏爽也。圖難於易，小則易也。為大於細。少是細也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此必然之理，善圖為者，在兆朕之時也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慎微之至。故能成其大。由是成乎聖人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夫存誠者，必重其所許也。多易必多難。不圖其終者，故每事為易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慎厥始也。故終無難。為難於初，故易於末。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防之於未然，故易也。其脆易破，故其微易散。於始生之時則除之，故不難也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是居存慮役之士也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

大不可除。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高不可掩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遠不可止。為者敗之，為者是除禍胎，任其滋長，使至成熟，故謂之敗。敗猶可循復也。執者失之。執者由長惡不俊，遂至絕滅，故謂之失。失者，無復更生也。聖人無為故無敗，敗起於為，不為何敗？無執故無失。失因於執，不執何失？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皆有始而無卒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本末不衰，則無不成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欲人之所不欲，故視金玉如遺土也。學不學，以復眾人之所過，學人之所不學，故能抑群生之踰分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為此二行者，以佐萬物之性，咸使歸於天真。不敢為焉。守慎故不敢妄為也。

古之善為道者，說古有道者，欲使今世之君效之。非以明民，不以道明示於民者，恐其生異志也。將以愚之。潛以道浸潤，令反其質朴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姦智多則懷巧詖，是以難理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使多智者治國，則必行蠹政，則民亂矣，故是國之賊也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若以淳朴為政，則必行無為，則民安，故是國之福也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楷，模也，式，法也。為賊為福，是兩者。兩者亦甚易知，知之則當違害而就利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常知福可任之，賊可去之，致蒼生於太平，是君有不測之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陰德深不可知，遠不可窺，夫然乃能與萬物復歸於自然之性。然後乃至大順。皆復天真，則無所不順也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王者，往也，江海善居眾流之下，是以百谷無不臻湊。是以聖人是能法江海者。欲上人，必以言下之；將欲居於人上，故先以其言下於人。欲先人，必以其身後之。將欲居於人先，故須退身在於人後也。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民皆欣戴，猶以為輕。處前而人不害，人皆悅隨焉無加傷。是以樂推而不厭。謙之力也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我以謙德化下，下皆化之而為退讓也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天下之人皆言我道大似不賢者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我則語之，夫大人，故其愚不可及也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若賢使人得之者，此乃為天下至細之人久矣。吾有三寶，我雖不肖，然有三行，可謂修身理國之至寶也。寶而持之。人若以為寶，持之不捨，則何往而不利。一曰慈，慈，仁也。二曰儉，儉，約也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處群動之後也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勇於濟物。儉，故能廣；節用，故有此贍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其長。自下行成，昇高業就，故得為天下君長，堯為九州長是也。今捨其慈且勇，不仁而勇，勇必損物。捨其儉且廣，不約反，奢必見之。捨其後且先，先己而後人，人必銜怨。死矣。此三行或闕其一則死矣，況皆不行乎？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將能用慈撫養士卒，士卒心無貳，故戰則勝，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慈德動天，天故救助，以其將能用慈衛於士卒也。

善為士者不武，以道不以武也。喜戰者不怒，以謀不以怒也。善勝敵者不爭，以德不以爭也。善用人者為之下。以謙不以力也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上四善，人能行之則未有不應也。其如此，故得上合天道，是古之極致者也。

用兵有言：因時君所好而進其道，用兵之言在下文。吾不敢為主主先物而動。而為客，客和而不唱。不敢進寸不擅侵人。而退尺。自守以候變也。是謂行無行，敵寇我封，遂行以止之，非懷殺伐之志。攘無臂，無怒不攘，故似無臂。仍無敵，不爭勝，故不引鬥也。執無兵。以德不以力也。禍莫大於輕敵，夫為客之道，莫先於是舉。輕敵則幾喪吾寶。寶，身也。若輕敵深入，靡不輿尸。故抗兵相加，則哀者勝之。兩國舉兵，主客勢敵，至於交鋒剋捷，則素慈衰於士卒者勝也。此是因用兵進以慈之道也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云我言無為，則易知。將欲行之，又何難矣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天下擾擾，皆徇有為。有為與無為背，故皆不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以道為宗，以德為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無知者，是識不及理。人之不能知我至言，行我無為，則道德何由至哉？知我者希，舉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。則我者貴。知而法之，貴無以比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內有至寶，外無光儀，是以天下莫能知也。

知不知，上；智周萬物，無所不知，而云我何知，此真知也，得非上乎？不知知，病。墻面而立，一無所知，而云無所不知，斯妄人也，豈非病矣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真知者，乃能以妄知為病而病之，則真知不病而妄知病矣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向若自病，則不能病人也。是以不病。驗此則不病明矣。

人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威之大者，死也。人皆以小惡為無傷，遂積之盈貫。貫盈而死，是非大威至乎？無狹其所居，居神者，心也，多欲則神居狹矣。無厭其所生。生人者，神也，神留則不死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若能清虛，則人神相愛也。是以聖人自知自知虛心則神留。不自見，若自見，則是不畏威。自厭不厭生也。不自貴，若自貴，則是狹其居。故去彼取此。去自見與自貴，取自知與自愛。

勇於敢則殺，若勇敢於欲，則天必殺之。勇於不敢則活。若於欲勇於不敢，則天下必活之。常知此兩者，謂敢與不敢也。或利或害。不敢則為利，敢則為害也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天惡勇敢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斯緣知天之所惡。天之道，說天道以誡於人也。

不爭而善勝，天雖順物，物孰敢不聽命也。不言而善應，雖無言教，四時百物無不應之。不召而自來，雖不呼召，三光列耀莫不隨之。繟然而善謀。繟然至寬，至於殺敢，活不敢，未嘗匱乏，晝夜行度，未始差忒。若然者，如其中有善運籌之主也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雖網目至疏大，而為惡者不能脫免。

民常不畏死，已困於刑法也。奈何以死懼之？更以死刑威之，豈有畏者。若使民常畏死，時政寬，則民不輕生。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於畏死之中有民為詐抵法，以吾君人之勢，必得執而殺之。所不敢者，不敢代天也。常有司殺者殺。所以無漏鋼者。夫代司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以君代天，如拙夫之代良匠也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以不能代能，則不堆殘朴，亦必傷手。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上厚斂則下不足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上多事，則下皆設奇以應之，是以難理。人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此言人屬在君也，上貪營養太豐，誅求過分，國民十室九空，民咸怨上，上遂覆亡，是非輕死也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厚生則生亡，外生則生存，以此較之，則不貴生者賢於貴生者也。

人之生也柔弱，道在也。其死也堅強。道去也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氣在也。其死也枯槁。氣散也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目擊可知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違天天之好生，故抑之使強者不勝也。木強則共。木本強大而條柯柔弱，故柔條共生於強本也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以生死並之，柔生而強死，以上比之，又弱居上，而強處下，彼區區自為下而取死，倒置何深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以人所解喻天道難知，則雖遠可見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抑高舉下，損長與短，張弓如此，始可命中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日中則昃損也，月晦則朔補也。朔，蘇也。人之道則不然，人道與天道背，此人之道言暗君俗人也。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則割無以資有。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誰能同天，唯有道之人為君，則遏強撫弱，為人則以財賑乏，此言賢君哲士也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不伐其美，不處其德者，蓋不欲令物見己之賢也。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觀其隨器順人，孰能先之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攻堅之勝，水有不易之道。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水能攻堅則知柔勝剛，謙為人伏則知弱勝強，此天下無不知見，至於行之，則盡莫能者。故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

是謂社稷主；人所惡者垢穢，聖人能受之，故為社稷主也。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人所忌者不祥，聖人能稱之，故為天下王也。正言若反。能行柔弱者，則為主為王，此實正言也，而俗尚剛強，故以為反。

和大怨，怨者，心氣不平也，和使其無事也。必有餘怨，若以事和之，則翻濟其怨。安可以為善？若翻濟其怨，則自然為惡也。是以聖人執左契，不責於人。凡左非用事之所也。契者，符會之目也。、聖人執心無事，但思與萬民心氣符同，適自無怨，何必責於人也？故有德司契，若善和冤者，但司與人民會同而已。無德司徹。若閑和怨者，則專司事以明示於民，怨是用生，豈云和矣。徹，明也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有德之主，善人也，天道常以福祚與之。

小國寡民，理大如小，意在簡省貴，欲安民也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什，物也。伯，成數也。器，民之所用生資也。由君無為，使民有此資業，雖數至於百，亦不稅而用之。使民重死樂業故不輕生也。而不遠徙。為無苛政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舟可以濟於水，輿可以行於陸，民既各足，故無所乘之。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甲兵皆君之利器也，無為故無所陳之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將反古也。甘其食，知足，故所食皆甘。美其服，止於分，故無服不美。安其居，欲絕，故陋巷斯安也。樂其俗。無事，故其俗自樂也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相去近也。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無所求也。

信言不美，信言者，說道也，淡乎其無味，故不美。美言不信。美言者，誘人也，甘言故無信。善者不辯，善者貴行，不事談說。辯者不善。滯言不行，故非善也。知者不博，知者貴無事也。博者不知。猶貴學固未知。聖人不積，積而能散。既以與人己愈有，演德以教人，人受其益，而聖德益明，如鏡照人，人見其好惡，惡者修飾，好者加勸，而鏡明不減。既以與人己愈多。散財以卹貧，貧獲其濟而聖財不匱，如井任民汲，引汲者蒙其利，而井不竭也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天道，陽也，故好生而惡殺。好生故云利，惡殺故云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聖人所為，常順於物，物無不敬從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